

# 碧波上的守桥人

姜国标

吃饭怎么解决？他们笑着回答：守桥“三件宝”——方便面、火腿肠、面包，一件都不能少。

令他们欣慰的是，昼夜看守卓有成效。每年都有高度超限的船只被他们成功拦停，让大桥免于受损。令他们印象尤深的是2020年汛期，鄱阳湖持续了半个多月的高水位，一周之内他们就拦停了20多艘船。

每年汛期，党颀明和工友们都坚守岗位，汛期结束才请假回家探亲。他们说，守桥人，当然是守在要紧要时、守在关键处。

## 二

铜九（安徽铜陵至江西九江）、衢九（浙江衢州至江西九江）两条铁路，都途经这座大桥。每天通过大桥的旅客列车络绎不绝，大桥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铁路未通之前，这里人们出行主要依靠水路。自古以来，长江、鄱阳湖及相关河流构成的水运通道，就是人们出行的重要途径。当年，苏轼乘船沿长江而下，途经鄱阳湖，在湖口写下了《石钟山记》，在都昌留下了“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的名句。

走在鄱阳湖大桥上，党颀明时不时会念叨这一联诗。他打趣道，如果东坡先生穿越到现在，坐着动车跨越鄱阳湖，一定不会发出“水隔南山人不渡”的感慨。

为大桥“把脉问诊”，及时发现并排除隐患，是党颀明和工友们的日常工作。多年来，无论雨雪风霜，他们都夜以继日地守护着大桥，守护过往列车的安全。我很好奇，这群90后的小伙子，如何看待这份枯燥的工作？

“大桥已经是我们的伙伴了。”团队成员管魁更抢先回答。他也来自陕西，因为身材偏瘦，身形灵活，大桥上一些需要爬上钻下的活，他都抢着干。

为了展示他们对这位“伙伴”的熟练，管魁更一口气报出一连串数据：“大桥全长5360米，有144个桥孔、14.4万多套高强度螺栓……”他喜欢钻研业务，大桥设备复杂，给他提供了学习锻炼的机会。比如，桥梁上那么多螺栓，密密麻麻，管魁更一眼就能看出螺栓是否松动、锈蚀，“火眼金睛”名不虚传。

“这些螺栓，就是大桥的筋骨，必须确保状态良好。”鄱阳湖的潮湿气候和列车经过时的震动，都会造成螺栓松动、失效，必须经常检查，及时紧固或更换。

另一位团队成员雷哲哲，刚入职时曾不解地问一位老师傅，十几万套高强度螺栓，缺一套就缺一套呗，又不影响桥梁的稳定性，何必要及时更换？老师傅告诉他：“铁路为什么要有那么多道砟？因为每一颗道砟都有作用。螺栓也一样。铁路安全，来不得丝毫马虎。”

上桥作业，大桥的箱梁是党颀明和工友进行检修的必经之路。走过8节箱梁，



才能到达悬空19米的检查梯。湖面的风稍微大一点，悬空的检查梯就会被吹得不停摇晃，犹如“空中摇篮”。

风乍起，吹皱一湖水。党颀明和工友无心欣赏湖光秀色，他们戴好头盔，系好安全带，站在“摇篮”里，稳步，仰头，手中的检查锤叮叮当当地敲了起来……

在他们的头顶，平均不到10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驶过。脚下，就是碧波万顷的鄱阳湖。

## 三

夜间、湖面、大风，复杂的作业环境，时时考验着这群守桥的年轻人。

办法总比困难多。党颀明他们可以不服输。年轻人爱动脑，为适应工作环境，提高作业效率，他们摸索出了不少“高招”。

首先是对抗大风。湖面风大，特别是到了冬季，湖风凛冽，带着冰冷的水汽，吹在脸上，如刀割一般，站得越高，刺痛感越强烈。同事们之间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天天都有风，从春吹到冬，大风三六九，小风天天有。工友们的应对经验是：必须穿防风的风衣，外面扎上一根粗腰带，再用绳子把裤腿绑起来，防止风从裤管钻入。安全帽一定要扣紧，鞋子一定要绑牢，否则容易被风吹得到处跑。有一次，党颀明的一只鞋子没有系紧，掉进了鄱阳湖。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只好先用一个蛇皮袋扎在脚上御寒。

消除恐高、恐水心理，也是大家必须过的一关。守桥职工一半以上来自北方，没见过这样的大湖，更别提从大桥上往下俯瞰了。初次接触这份工作，难免被吓得腿脚发软。

管魁更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上桥作业，任务是给桥枕、护木涂刷沥青漆。提桶踩在枕木上，往下看，满眼都是湖水微澜，一时间仿佛整个世界都如湖面一样起伏不定，觉得“人没动，桥在动”。再往前走几

步，“桥墩就开始打转了”。

老师傅见了，出言教他：“小伙子，怕啥？深呼吸，眼睛看向远处的小山，不要去想这湖水。”管魁更按照师傅教的去，果然有效。随着上桥的次数越来越多，慢慢也就适应了。“现在上桥检查作业，再也不怕了。间歇的时候，还能欣赏美丽的鄱阳湖风光呢。”

巡检防洪、喷砂除锈、整修养护……守桥人的工作内容多且杂，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作业。初入行的新鲜感消退后，年轻好动的心便难免生出苦闷。工区离市区较远，大家平时基本上就是两点一线。“白天列车穿过时，我们会在桥‘肚子’里或在桥面下。夜里列车停止运行时，我们才出现在桥面上。”

这样的日常中，热闹与欢畅似乎与他们无缘。我忍不住问：“你们不觉得孤独吗？”“孤独，当然孤独。但大桥需要我们，我们就要耐得住寂寞。”党颀明只身一人从陕西来到九江，如今找了女朋友，准备在当地成家。鄱阳湖留下了他，这座桥需要他。

远方的亲戚曾问党颀明，在铁路从事什么工作？

党颀明感到很难描述。他们守护着这座大桥，也守护着从此通过的万千旅客。但如果有人问，坐火车时能不能看到你们？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绵延的铁道上，他们是一个个“隐形人”。但他知道，自己的工作不可或缺，而自己也为这份工作感到骄傲。

大桥默默支撑着铁路。而默默支撑大桥的，正是这群可亲可爱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不求风光于人前，默默守护的背后，“平安”二字就是给他们最好的回报。

题为鄱阳湖铁路特大桥。

黄 旻 摄

上图为管魁更（右一）和工友们在工作中。

王 浩 摄

版式设计：赵德汝



我的老家在安徽桐城的乡村，现在属于嬉子湖镇。从我们村到桐城城关有大概三十里路。我小的时候，有一辆往返城关的旧班车路过我们村。班车在简易公路上行驶，掀起两股紧紧咬住车尾的尘柱，让我印象尤深。

我们村子里的人，很少坐班车往返城关，多是步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自行车日渐普及，再去城关便是骑车了。从老家出发，无论是骑车还是步行，走到“十五里坊”，就等于走了一半。也是从十五里坊开始，就有铺着柏油的省道了，不过那时路面很窄，两辆车会车时都要减速。继续往前，会经过一个叫“乌石岗”的高坡。站在坡顶，就能看到城关的全貌了：一些四五层高的楼房连成一片，楼房的旁边还有几根大烟囱，应该是工厂的厂房。这景色如今看来没什么稀奇，但在当时的我眼里代表着热闹与繁华，寄托着我对“城里”的向往。

我第一次去桐城城关，也是步行。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和三个同村的同学一起，一早上从村里出发，大概上午十点左右到达城关。我们都是第一次进城，看什么都新鲜。记得那天天下着雨，我们三个人脱了鞋，光着脚丫从老车站转到文庙广场，又从文庙广场转到东大街、北大街。当时这几条街道都不算长，但我们依旧兴致高昂，边走边看，嬉笑声洒在湿漉漉的路面上。转到下午三四点，我们在街上每人买了两个包子，美滋滋地吃了，这才带着对城里生活的憧憬和“进过城开过眼”的满足感回家去。

桐城城关的发展，大概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加速的。先是有新汽车站，从文庙广场到新车站又修了一条主街。1996年，桐城撤县设市。到今天，市区已颇具规模，面貌焕然一新。

去年清明节，我回乡祭祖，刚好有一个下午的空闲时间，我就一个人到市区里面转转。当年乌石岗的高坡早就被铲平了，我们原来叫做十五里坊的地方，也已经成了市区的一部分。现在的市区，已经发展成一座规模不小的城市。

我在老城区一边转悠，一边打捞少年时的记忆。桐城的新城区是围绕老城区建设的。老城区围绕“老”字做文章，重建或修缮了历史上的一些老建筑。譬如东作门，就是2008年桐城市政府出资在原址重建的，气势雄壮，古意犹存。我穿过东作门，走进紫来街。石板铺就的街道，两边的店铺清一色明清时期江淮建筑风格，墙面用灰色的砖石砌成，既有江南的优雅，又有北方的古朴气息。两旁的店铺多是卖杂货或糕点的，展陈着桐城特产的丰糕。店内的主人用我熟悉的乡音跟自家人聊着天，并不急于招徕顾客。与我印象中热情的商贩不同，我这里的他们做生意时那股超脱淡然劲儿，既让我觉得新奇，又隐隐有些

羡慕。我要寻觅的“紫来桥”就在眼前。桥东西走向，东接东大街，西抵紫来街，五孔四墩，石料建成。据载，最早捐资建桥的人叫方德益，是桐城派名人方苞的祖先，这座桥由此见证了桐城悠久的历史文脉。紫来桥取“紫气东来”之意，桥面狭窄，成年男子七八步即可迈过。但在古代，此地却是驿道的要冲。如今，桥面上那道深深的古辙道痕迹还在，无声地印证着此地昔日的繁华。

我站在紫来桥上，清秀的龙眠山就在眼前。而隔着古老的石板，龙眠河的水在我的脚下，清凌凌地、不疾不徐地流着。古桥，流水，此番光景，容易催生人的怀古之情。桐城“六尺巷”的掌故名闻天下，它传颂着桐城人性格中的谦和礼让。桐城人在不同的场合展现性格中的不同特质，各有各的可贵，各有各的光辉。

龙眠河的水仿佛从历史的深处流来，流进现实，还将流向未来。如今，新城绕旧城，那路旁林立的漂亮居民楼，仿佛是哪座大都市的街区被整个搬到了这里。我们村里的不少人家都在市区买了房子，当初的村民如今成了住在现代化小区里的“城里人”。大家有时在市区相约相聚，这里的餐饮业很发达，各地的风味都能品尝到。他们回想从前，都觉得自己现在过着当年想也不敢想的生活。从市区到我的老家，有了一条又宽又直的柏油路，公交车一个小时一班，自驾单程不过二十分钟。老家的嬉子湖生态旅游区，现在也名声渐起。

蓬勃的城市，奋进的时代。看着眼前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我的心头涌动着万千感慨，以及对美好明天的期待！

# 桐城变迁

俞 胜

桐城城市风光。

吴 菲 摄

# 走在绿意盎然花团锦簇的山中

任林萃

7月刚过，北方的天空就骤然炽热起来。在这不容分说的灼烤中，长白山主峰的积雪烟消云散了。满山满眼的白色消隐之后，便更加纷杂、汹涌的色彩从泥土上涌起。落叶的、针叶的、阔叶的树木以及曾一度销声匿迹的杂草纷纷发出翠绿的叶片，重重叠叠、浩瀚如海。其间如星星闪耀、如火焰跳动的，则是红的、粉的、黄的、紫的花朵。

这突然而至的变化，把一切的冷和一切的热都幻化成悦人眼目的色彩，宛如一幅巧夺天工的锦绣，从天而降。

亿万斯年，长白山置身于寒冷之境，胸怀一团炽热的岩浆，头顶一片厚重的积雪。长白，就是积雪长久不化的意思。长白山的无雪期在一年中不超过四个月，冰天雪地是它的常态。

整整一个冬天，长白山主峰都被低温严严实实地笼罩着，厚厚的积雪在阳光照射下发出刺目的光芒。忽有大风从西北而起，长驱直入，沿陡峭的山体一直攀越天池北侧的天豁、铁壁等诸峰，裹挟着银白色的雪粉直至高空，瞬间将冰封的天池掩埋在一片如烟如雾的粉尘之中。烟气缭绕，扶扶摇摇，疑似有一炉熊熊的火正

在湖底燃烧。可那并不是火，而是冷得可以把人“烫”伤的冰雪。

就在这一片寒冷之中，另一些与冰和冷相反的事物在悄悄酝酿。有温泉水从岩石的缝隙悄然溢出，以拒绝凝固的流淌，以袅袅升腾的雾气，宣告山体内部蕴涵着的巨大能量；有“蹲仓”的黑熊蛰伏于某棵倒木之下，以绵长而微弱的体温一次次成功化解严寒的袭击。从初冬开始，无孔不入的寒冷就开始追击那些山中草木，一分一毫、一尺一寸地将它们冻结。也是从初冬开始，草木们便借助冬天之手将一个柔软的复活梦想珍藏于坚固的冰壳之内。最了解长白山的情绪和脾气的，是那些常年守在主峰下边的气象工作人员。他们一次次走出大雪封门的小屋，在暴风雪中艰难记下大山的秘密。

那些雪野中不屈的生灵，孢子、野鹿、香獐、紫貂……仍然在林间奔跑，在雪地印下一串串富于生机的足迹。还有岳桦，以铁一样刚硬的枝条，不屈不挠地挑战着生命极限。它们所处之地几乎已是生命的绝境，再往前，没有树木可以存活，只有一些贴地而生的高山苔原植物。而来到7月，长白山开始进入一年中

最暖和的季节。在极寒中孕育并经过过冶炼的一切事物，开始昭昭然呈现于世人眼前。它们开始发芽、放叶、开花，让每一块土地上都铺满色彩，让每一方空间里都溢满芬芳。

最先露出容颜的是那些与冰雪交错而生的牛皮杜鹃。二者在时间上衔接之紧密，仿佛这些低矮的高山植物并不是因冰雪滋润而生，而是一直隐没在冰雪之中，只待阳光的刻刀将冰雪剔除，它们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那花瓣也如冰雪般晶莹。然后是明黄的金莲花、耀眼的毛茛花，倒提着铃铛的高山龙胆、散淡浪漫的剪秋萝，还有平贝母、大苞萱草、紫萼风铃、布袋兰、松蒿……在更高处，小叶杜鹃、辽东丁香等也不失时机地争红斗紫。

溪荪有一个好听的别名叫东方鸢尾。也不知从哪年哪月开始，千棵万棵的溪荪悄悄聚到了一起。平日里，它们与其它野草混杂在一起，没有人留意到它们的规模。一旦花期来临，它们便不约而同地伸长颈项，纷纷朝天空挺起它们蓝紫色的花朵。霎时，蓝天白云之下便出现一片蓝色的花的海洋。只有落落寡欢的野百合，或三三两两，或茕茕独立，火苗般在草丛

中闪闪烁烁。

山下的桃花已谢，青果挂满枝头。长白山皱褶里的冰雪之水和天上下来的雨水汇合，将每一条河道涨满。河水由最初的清澈、安静之态变得浑浊、急切，不舍昼夜地将生长的讯息传送到山中的每一个角落，传送给林中的每一个生命。

中华秋沙鸭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生儿育女的使命，带着毛茸茸的幼崽跳进湍急的河水。它们知道温暖的日子转瞬即逝，要抢在冰雪来临前让幼鸭经受摔打，学会生存的本领，学会展翅飞翔。而松鼠和花栗鼠最懂得如何珍惜好时光。在坚果没有成熟之前，它们已经开始在倒下的树干上晾晒蘑菇，为度过漫长的严冬做充分准备。森林里的红松树，它们的高大与魁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人们无从窥见它们生长的痕迹。但就在松花落去的短短时间内，树上的松果已经快速膨胀至鸡蛋大小。隔一场雨再去看那些树木，什么黄桤、白檀、紫椴、黑桦、赤松……都已经抽出尺余长的新枝。

当我走在绿意盎然、花团锦簇的山中，却忍不住要想起之前或之后那片茫茫的冰雪，想起生命的坚韧与辉煌。

# 大地